

卷二

龍圖公案卷之一

阿彌陀佛講和

話說德安府孝感縣有一秀才姓許名獻忠年方十八生得眉清目秀丰
 神俊雅對門有一屠戶蕭輔漢有一女兒名淑五年十七歲甚有姿色每
 日在樓上綉花其樓近路常見許主行過兩下相看各有相愛的意時日
 積久遂私通言笑許生以言就之女即微笑道肯其夜許生以樓梯暗引
 上去反交携手蘭房情交意美及至鷄鳴許主欲歸暗約夜間又來淑五
 道倚樓恐夜間有人經過看見不便我今備一員木在樓枋上將白
 布一匹掛員木半垂樓下汝夜間只將手緊抱白布我在樓上吊扯上
 來豈料許生喜悅不勝至夜果依計而行如此往來半年鄰舍頗知
 只聽得蕭輔漢一人忽一夜許生因朋友請酒夜深未來有一和尚明修
 見樓上垂下白布到地只道其家晒布未收思偷其布停住木



書名 龍圖公案六卷 光緒十八年濰陽成文信記刊本
 撰者 明 闕名 撰
 卷二
 內容分類 集-小說-短篇小說
 索書號 雙紅堂-小說-46
 編號 D8621000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86210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所藏漢籍總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雙紅堂-小說-46

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龍圖公案六卷 光緒十八年濰陽成文信記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包公案

卷二

K 2968(2)



双紅堂
小說
46(2)

龍圖公案卷之二

黃葉

話說西京河南府離城五里有一師家弟兄兩個家道殷富長的名官受
二的名馬都皆有志氣二郎現在揚州府織造匠師官受娶得妻刘都賽
是個美麗佳人生下一個兒子取名金保年已五歲其年正月上元佳節
西京大放花灯刘娘子稟過婆上梳粧各備打扮得十分俊俏与梅香張
院公入城看灯行到鰲山寺不覺眾人喧搭梅香院公各子分散娘子正
看灯時回頭不見了夥伴心下慌張忽然括起一陣狂風將逍遙宝架灯
吹落看灯的人都四下散走只有刘娘子不識路徑正在驚慌之際忽听
得一声喝道數十軍人隨着一个貴侯來灯籠無數却是皇親趙王馬上
看娘子美貌心中暗喜便問你是誰家女子半夜在此為何娘子詐道妾
是東京人氏隨丈夫到此看灯適因吹折逍遙宝架灯丈夫不知那裡去

本館

科2968

(2)

了妾身在此等候趙王道如今更深可隨我入府中明日却來尋訪娘子無奈只得隨趙王入府中來趙遂着使女將娘子引到睡房趙王隨後進去笑對娘子道我是金枝玉葉代肯為我娘子享不尽富貴那娘子唬得低頭無語尋死無路怎當得趙王橫強之勢只得順從宿却一宵趙王次日設宴不在話下且說張院公與梅香回去見師婆上說知娘子看灯失散不知去向婆上與師郎煩惱無及即着家人入城尋訪有人傳說在趙王府裡亦未知的是不覓將近一月刻娘子只在王府享富貴朝夕思想婆上丈夫兒子忽有老風將刻娘子房中穿的那一套織成万象衣服咬得粉碎娘子看見眉頭不展面帶憂容適趙王看見遂問道娘子因甚煩惱娘子說知其故趙王笑道這又何難召取西京織匠人來府中織造一件新的便了次日趙王遂出告示不想師家祖上會織此錦師郎正要探听妻子消息听了此語即便辭了母親來見趙王趙王道汝既會織就在

府中依樣造成師郎承命前去眾梅香傳與娘子王爺着五个匠人在東廊下織錦娘子自忖西京只有師家會織叔叔二郎現在揚州未回此間莫非是我丈夫即抽身來看那師郎認得是妻子二人相挽而哭傍邊織匠人各各京駭不知其故不道趙王酒醒忽不見了刻都蹇因問侍女道外看匠人織造趙王忙來廊下看時見刻娘子與師郎相抱不捨趙王大怒即令刀斧手扯过五个匠人前去法場處斬可惜師郎與四個匠人無罪一時死于非命那趙王恐有後累命五百劊子手將師家門首圍了將師家大小男女尽行殺戮家財搬回府中放起一把火來將房屋燒個乾淨當下只有張院公代得小主人師金保出街坊買糕回來見杀死屍無數血流滿地房屋大燒尚未滅張院公京問鄰居之人乃知被趙王所害張院公沒奈何抱着五歲主人連夜逃走揚州報與二官人去了趙王回府思忖我杀了師家滿門尚有師馬都在揚州當匠倘知此事必去告

御狀心生一計修書一封差門軍往東京見監官孫文儀說要除師二郎一事孫文儀要奉承趙王即差牌軍往揚州尋促師馬都是夜師馬都夢見一家人帶血京疑起來去請着先生卜卦占道太凶主合家有准師馬都憂慮即僱一疋快馬輕離了揚州回西京來行至馬陵坡恰遇着張院公抱着小主人見了師馬都大哭說其來因師二郎听罷跌倒在地移時復甦即同張公來開封府告狀師馬都進得城來分付張公在茶坊邊伺候自往開封府告狀正遇着狀文儀喝道而過牌軍認得是師馬都稟知文儀文儀即着人拿入府中責以擅衝馬頭之罪不由分說登時打死文儀令人搜檢身上有告趙王之狀付道今日若非我遇見險些悞了趙王來書又慮色大尹知覓乃密令四名牌軍將死尸放在藍底上面用黃葉葉蓋之拉去丟在河裡正直色大尹出府來行到西門坊坐馬不進色公喚過左右牌軍道這馬有三不走御駕上街不走皇后太子上街不走有

屈死冤魂不走便差張龍趙虎去茶坊酒店打听一遭張趙領旨回報小巷有四個牌軍拾一盈黃菜葉在那里趨避色公令捉來問之牌軍稟道時孙老令出街見我四人不合將黃菜葉堆在街上每人責了十板令我等抬去河里丟了色公疑有緣故乃道我夫人有病正想黃菜葉吃可抬入我府中來牌軍京惧只得抬進府中各賞牌軍分付休使外人知道來取笑色公買黃菜葉與夫人吃牌軍拜謝而去色公令揭開菜葉視之內有一死尸因思此人必被孫文儀所害令獄卒且停在西牢但說那張院公抱着師金保等師馬都不來徑往府前去尋見開封府門首有屈鼓張院公遂上前連打三下守軍報知色公色公分付不許京他可領進來守軍領命引張院公到廳前色公問所訴何事張院公遂一從頭將師家受屈事情說得明白色公又問這五歲孩兒如何走出法公道因為思母啼哭領出買糕與他吃逃得性命色公問師馬都何在法院公道他侵早來告狀並

無消息色公知其故便差法院公去西牢看驗死尸法公看見是師馬都放声大哭色公沈吟半响即令備馬到城隍廟來當神祝道限今夜三更要放師馬都還魂祝罷而回也是師馬都命不该死果是三更復生次日獄卒報知色公喚出所前問之師馬都哭訴被孙文仗打死情由色公分付只在府裡伺候思量要賺趙王來東京心生一計詐病在床不出堂數日那日仁宗知道了即差御院医官來診視李夫人道太尹病得昏沈怕生人氣免見罷医官道可將金針插在臂膊上我在外面軫視即知其症夫人將針揮在屏風上医官軫之脉全不動急离府奏知去了色公与夫人仗道我便詐死了待圣上問我臨死時曾有甚事分付只道惟薦西京趙王為官清正可任開封之職次日夫人將印綬入朝哭奏其事文武尽皆嘆息仁宗道臣臨死時薦御弟可任開封之職當遣使臣前往迎取趙王一面降勅差韓王二大臣御祭色大尹是時使命領勅旨前往河南進

趙王府宣讀圣旨已畢趙王听了甚是欢喜即点起船支收拾上船數日到東京入朝仁宗道色文正臨死薦汝今朕重封官職照依他的行事趙王謝恩而出次日与孙文仗擺列薦駕十分整齐進開封府上任行过南街百姓恨的各各關門趙王在馬上發怒道汝這百姓好没道理今隨我來的牌軍在路上日久欠决盘纏各家要出綾錦一疋家戶上搶奪一空趙王到府看見堂上立着長幡左右稟道是色大尹棺木尚未出殯趙王怒道我選吉日上任如何不出殯快龍趙虎報与色公公分付二人准備刑具伺候乃令夫人出堂見趙王說知尚有半個時辰出殯趙王听了怒罵色夫人不識方便罵不絕口傍边走过色公大喝一声認得色呆子否趙王愕然色公即喚过法龍趙虎將府門關上把趙王拿下監于西牢孙文仗監于東牢次日升堂將棺木抬出焚了東西牢取出趙王孙文仗兩個跪在階下兩边列着二十四名無情漢將出三十般法物擗

起至旨門富所取過師馬都來證將狀念與趙王听了趙王尚不肯招色
公喝令極刑拷問趙王受刑不過只得招出謀奪劉都賽杀害師家滿門
情由次及孫文儀亦難抵諱招出打死師馬都情弊色公查成文案擬定
罪名親領劄子手押出趙王孫文儀到法場取斬次日上朝奏知仁宗撫
慰之道朕聞卿死憂悶累日今知卿蓋為此事詐死御弟及孫文儀擬罪
允當朕何疑焉色公既退發遣師馬都回家劉都賽仍轉師家守制將趙
王家屬發遣為民金良器物一半入庫一半償給法院公以其有義能報
主冤也

石獅子

話說登州管下一個地名了頭鎮居住村密人家並靠河岸為惡者多行
善者少惟有鎮東崔長者好善佈施不與人爭娶妻法氏性情溫柔治家
勤儉所生一子名崔是年十八歲聰明持遠父母惜如掌上之珠忽一日

有個老僧來家談化崔長者整衣出迎那僧人入中堂坐定崔長者納頭
便拜道有失款迎万勿見罪那個人連忙扶起道貧僧不識進退特候員
外見一面長者便令設齋款待極其豐厚長者席上問其所來道貧僧是
五台山雲遊道此來見員外有一事稟知長者奈手請道上人若要化緣
或化齋老拙不敢推阻僧人道足見長者善心貧僧不為化緣而來即日
本處當有洪水之災員外可豫備船支伺候走路敬以此事告知餘無所
言長者听罷連聲應諾便問道洪水之災何時當見僧人道但見東街宝
坊下那石獅子眼中流血便要收拾走路長者道既然有此大災當與鄉
里說知僧人道你鄉皆為惡之徒豈信此言就是長者信我逃得此難亦
不免有苦厄累及長者問道苦厄能喪命否僧人道無妨將統筆來我寫
几句與長者牢記之

天行洪水浪滔滔

遇物相援報亦饒

只有人來休願問 恩成寃債苦監牢

長者看了不解其意僧人道後當知之齋罷辭去長者取過千兩花良相贈和尚道貧僧雲遊之人雖有良而亦無用處竟不受而去長者對張氏道知即令三人于河邊造十數大舡人問其故長者記有洪水之災造舡逃避衆人大笑長者猶衆人訛笑每日合老嫗前往東街探石獅子有血流出不老嫗看探日久往來頻數坊下有二屠夫問其緣故老嫗直告其故二屠待嫗去笑道世上有此等痴人天旱若是有甚麼水災况那石獅子眼孔裡那計血出一屠相約戲之明日宰猪用血洒在石獅子眼中是日老嫗看見連忙走回報知長者即分付家人收拾動用器物一齊搬上船當下太陽正酷日氣蒸人等待長者携得一家老幼登船黃昏左側黑雲併集大雨滂沱三晝夜不息河水雙入市頭鎮一時間那人民居屋流蕩無遺溺死兩萬餘人正是鄉民作孽太過天以此劫數滅之止有崔長

夫婦好善豫得神人救之那日長者數十大船隨洪流山河口忽見山巖崩下有一初養黑猿被溺不能起長者即令家人取竹竿接之那猿及岸得生而去舡正行間又見一樹木流來有鴉巢在上新乳數鴉飛不死長者又令家童取船板接之那鴉展開兩翼各飛將去了遠上流處見一人被浪激流下來口叫救命長者即令人接之張氏道員外進不記僧人所言遇人休雇之囑長者道物類尚且救之况人而不救哉竟令家童取竹竿接之上船遂取衣服與換忽次日雨止長者乃令家童回去看時只見洪水過去尽成沙心惟有崔長者房屋長水浸損未曾流蕩家童報知長者令工人修整完備仍前問老幼回家同鄉一里復歸者十有一二而已長者問那所救之人願回去否那人哭道小人是寶積坊下劉屠之子名劉英今被水冲父母不知存亡家計尽空情願為長者隨行執傘之人以報救命之恩長者道你既肯招我家下就作义子看待劉英拜謝時光陰

似箭日月如梭長者回家不覓又有半載時東京張娘亡失去一王印不知下落仁宗皇帝出下榜文張掛諸州但有知王印下落者官封高賤忽一夜崔長者夢見神人說今因母張娘亡失落王印在後官八角琉璃井中上帝以君有陰德特來說與你可着親兒子去報知以受高官長者醒來將夢說與妻子知忽家人來報登州衙門首有榜文張掛所說與長者夢中之言相同長者甚喜欲令崔慶前去奏知受賤張氏道止有一子豈肯與他遠離富貴有命員外莫望此事劉英近前見父母道小兒無恩報答既是神人報說我情願代弟一行前往京都報知倘得一官半賤回來與弟承受長者欣然准備良兩打點劉英起程次日劉英相辭長者再三叮嚀若有好事休得負心劉英領語而別上路往東京進發不一日來到京城逕來朝陽門外搗了榜文守軍捉到王丞相劉英先通鄉員姓名後以王印失落說知王丞相即令排軍送劉英於館驛中伺候次日王丞相

入朝奏知仁宗召宮中嬪妃問之娘亡方記得因中秋賞月夜間同宮女八角琉璃井邊因採手取水誤落井中遂令宮女下井看取果有之仁宗宣劉英上殿問其如何知王印之由劉英不隱正以神人夢中所報奏知仁宗道想是你家積有陰德遂降勅封英為西廳駙馬以偏后黃娘亡弟子公我招之劉英謝恩不勝欢喜過數日朝廷設立駙馬府與劉英居住當下劉英一時顯達权势無比就不思量因恩了即說崔長者自劉英去後將兩個月日夜懸望消息忽有人自東京來傳說劉英已招為駙馬極其貴顯長者遂分付家人小二同崔慶赴京崔慶應辭父母望東京進不一日來到東京尋店歇下次日正訪問駙馬府那人道前面喝道駙馬來矣崔慶立在一邊候過了道恰好劉英在馬上端坐昂然來到崔慶故意近前要与相認劉英一見崔慶喝聲誰人衝我馬頭便令牌軍捉下崔慶京道哥亡緣何見疎劉英怒道我有甚麼兄弟不由分說拿進府中重

責三十棍可憐崔慶打得皮開肉綻兩腿血流監入獄中此時小二在店中得知主人被難要來看時不得進去崔慶將其情哀告獄卒獄卒憐而濟之崔慶尤是富家每日肉帛不絕一旦受此苦楚怎生忍得正在饑渴之際思想肉食忽墻外一猿攀樹而入手持一片熟肉肉來獻崔慶俄然記得此猿好似我父昔日洪水中所救者接而食之猿去過了數日又將物食進送來如此者不絕獄卒見了知其來由嘆道物類尚有恩义人反不如如是隨共來往又一日墻外有十數烏鴉集入獄中哀鳴不已崔慶亦疑莫非是父所救者乃對鴉道尔苦伶念我当代我拍書一封寄回吾父那鴉識其意都飛向前慶即向獄卒借紙筆寫了書繫于鴉足上即飛去不數日已飛到其家正值崔長者與張氏正在說兒子沒音信之事忽鴉飛下立于几遠長者京疑看鴉足上係一封書長者解下看之却是崔慶筆跡內具劉英失义及獄中受苦情由長者看罷大哭張氏問知其故

遂痛哭道當汝莫收留他人果然恩將仇報陷我兒子于縲縶之中怎能得出長者道烏獸尚知仁义彼有人心豈得如此負恩之甚我只得自往東京走一遭探其虛實張氏道兜受苦作急而行次日崔長者准備行李辭妻赴京數日已到東京尋店安下侵早正值出街訪問消息忽見家人小二身穿破衣乞食廊下一見長者遂抱之而哭長者亦恐問其備細小二將前情訴了一遍長者不信要進府里見劉英一面小二緊上挽住不放他去恐遭毒手忽報駙馬來了眾人都迴避長者立廊下候之劉英近前長者叫道劉英我兒今事富貴不念我哉劉英看見認得是崔長者那裡肯屈盼他只做不見長者不肯休一直隨馬後趕去不料已閉上府門不得進去長者大恨道不認我父子且由則可又將吾兒監禁獄中受苦即投開封府告狀正值包公行香轉衙長者跪馬頭下告狀包公帶入府中審問長者哀訴前情不勝悲感包公令長者只在府廊下居止即

差公牌去獄中喚獄卒來問有崔慶否獄卒覆道某月日監下獄裡飲食不給極是狼狽色公遂令獄卒散誕拘之次日即差人請劉駙馬到府中飲酒劉英聞色公請即來赴席色公延入後堂相待分付牌軍閉上府門不許閑雜人走動牌軍領命便將府門閉上然後排過筵席酒至半酣色公怒道緣何不添酒來厨下报道酒已尽了色公笑道酒既完了就將水來斟亦好待是惡諾即提過一桶水來色公令將大甌先斟一甌與劉英道駙馬大人杯飲一甌劉英只道色公輕慢他怒道色大尹好欺人朝廷官員誰敢不敬我那有相請用水當酒色公道休怪休怪眾官要敬駙馬偏色某不敬今年六月間尚飲一河之水一甌水难道就飲不得劉英听了毛髮悚然忽崔長者走近前來指定劉英罵道負義之賊今日負我久後必負朝廷望大人作主色公便令拿下去了宜帶拖倒階下重責四十棍令其供招劉英自知不是吐出寔情招認明白色公命取長枷係于獄

中次日具疏奏知仁宗宣召崔長者至殿前審問長者將前事奏知一遍仁宗稱羨道君之重義如此親子豈受爵祿朕明日有旨下長者謝恩而退次日旨下劉英負功志義殘虐不仁合問死罪崔慶授武城縣尉即日走馬赴任崔長者平素好善勅令有司起义坊旌之色公依旨判訖請出崔慶換以官帶領文憑赴任而去長者同去任所是冬將劉英處決

偷鞋

話說江州城東一和尙俗姓吳名元成其性風騷自為檀越張德化娶南鄉韓應宿之女蘭英為妻多年無子切情懇禱求嗣續後每遇三元聖誕建設嘸祠几朔望之日專請元成在家裡誦經元成見蘭英貌美慾心常動意開夜奸晚轉寺中心生一計次日德化往外假計齋糧為由來至張家庄在婢女小梅求韓氏睡鞋一雙小梅悄悄窺出與之元成得鞋喜不自勝回到寺中每日捧着鞋沈吟無奈適次日張檀越來寺談

論賄事元成故將睡鞋一隻丟在外門德化拾起心共驚疑即與元成話
畢歸家大怒根究睡鞋遂將韓氏送回母家經官休退元成聞之計就潛
跡逃回西鄉太平原改姓名為馮仁惜髮二年值應宿將蘭英改嫁仁買
求鄰居注欽徑往韓宅求姻宿與欽素交好遂允共姻今擇吉日過聘刻
期畢姻欽回覆馮仁即絨彩親迎徑成婚配倏忽韶華掣電時光正值中
秋佳節月色騰輝樂聲鼎沸夫婦對飲于亭兩情交暢仁樂飲沈醉隨妻
而笑道者非小梅之功安有今日之樂韓氏心疑詢其故仁將前情一二
說出韓氏听了敢怒而不敢言身且遭仁計襲心實為仁茹免酒罷仁睡
時至三更自縊而亡次日韓應宿聞知正欲赴縣伸冤告狀適遇色公正
值出巡江洲應即便寫狀呈告

呈為滅節殺命事痛女蘭英嫁壻張德化為妻久調琴瑟無愧唱隨禍
起惡僧兵元成即今更名馮仁者窺女艾色買婢竊鞋陷交私情致壻

堅執七除之條念女寔無一生之路特原其素抱貞節又見其事無寔
據姑自狐疑叔為收養豈惡蓄髮改名托鄰求配身寔不知誤遭奸計
忽于昨夜威逼身亡而寔不自上祈秉三尺之威嚴天網不漏惡必万
斬始甘心哀哀上告

那時馮仁亦惶虛情抵訴色公即將兩人收監其夜坐在後堂忽然一陣
黑風侵人色公道是何怨氣既而有一女子跪在堂下色公問道汝是何
處韓氏有甚冤屈直對直請那女子即將前情訴說一遍忽然不見次日
色公坐堂差張龍薛伯去禁中取出韓馮二人審問即將馮仁細打追究
睡鞋之事馮仁心驚色變俛首無詞只得直招色公將馮仁家產入官判
斷馮仁抵命自此韓氏之寃得伸遠近快然無不喜悅

烘衣

話說山西西安府西寧寺有一和尚俗姓杜名林其性淫蕩此處秦大成

娶得宋其端之女其女自幼俊俏美麗過人一日和尚外討齋糧路過秦大成門首正值十月天氣甚是寒冷即望大成門首被風忽見秀娘在門外和尚一見淫心流蕩神魂飄散不覺失脚已跌在沼中秀娘即呼起秦大成救出和尚渾身衣裳盡都濕了秀娘無奈取出柴火与他烘衣烘得衣服乾了僧人回到寺中思想秀娘貌美輾轉無策忽想起取柴火時見他懷中帶得玉牌一個被柴拘落草中我拾起藏之乃心生一計將玉牌帶在自己懷中往外假討齋糧被秦大成看見即問道此物是你何處來的僧入道此是知己朋友送与小僧作表記的大成道知己朋友何處居住僧入道前面即是大成思道必是秀娘与此有私通也回到家中大怒道我家玉牌何在秀娘被大成一提想道玉牌多日未見不知失落何處大成怒道這有一和尚帶得此物言道朋友送我做表記也秀娘無言回答大成即行退休送回母家和尚思念秀娘貌美未得到手于是閉門

不出不覓光陰似箭日月如梭在母家有一年餘那僧人問知宋氏被去逐出便生計較離了西寧寺还俗蓄髮改名刘意要圖娶宋氏比髮各遂投里嫗來宋家認親里嫗先見秀娘之父說道小娘子与秦官人不睦故以醜事壓之棄逐离門未此兩月便娶刘宅女為室如此背恩負义之人屢念他甚麼老妾特來認親要与娘子再成一段好姻緣未知尊意允否其父笑道小女不守名節遭夫逐出今留我家也得安靜嫁与不嫁由他心意我不做三張里嫗遂入見其母親說知与小娘子認婚的事其母欢悅謂嫗道我女兒被逐來家有一年餘聞得前夫已婚往日嫌疑未息既有人認婚劝我女出嫁免得人再議論里嫗見允即回報刘意刘意暗喜次日備重聘于宋家納姻秀娘聞知此事終日悲哀飲食俱廢怎奈被母所道推托不过只得順從花烛之夜刘意不勝欢喜親戚都來作貨待客數日刘意重謝里嫗不題却說秀娘自則被前夫所逐自想寔無二心亦

望久後仍得團圓誰想已失身他人刘意只則愛念秀娘秀娘終日還思
念前夫不忘將有半載一日刘意為知己邀飲甚醉而归正值秀娘在窻
下对鏡而坐刘意原是佻僧人淫心狂蕩一見秀娘乘醉與抱住遂戲道
汝能認得我否秀娘答道不能認刘意道独不記那跌沼中多得娘子取
火來与那僧人烘衣乎秀娘驚問緣何却是俗家刘意道汝豈聰明不料
吾計當日聞汝夫棄归母家我遂蓄髮遣里姬認親不意娘子已得在我
枕边秀娘听了大恨于心过了数日逃归見父說此情其父怒恨道我女
兒施德于你你反生不良遂具状徑赴開封府衙呈告色公差公牌拘得
刘意究以乘証刘意強辨不認再捕西子行入其門的是寺中不齒之徒
不俗是真色公令取長枷監于獄中遂判道失脚遭跌已出有心蓄髮來
親真入不法遂將刘意决杖刺配千里宋天断回母家察得知其此事再
遣人認續前姻秀娘亦絕念不思归家于是宋氏之名節方雪

龜入窰井

話說下西有一人姓葛名洪家世富貴葛洪為人最是行善一日忽有田
翁携得一籃生龜來賣葛洪問田翁道此龜從何得來田翁道今日行過
龍王廟前潭中遇此龜在彼飲水被我罩得來送与官人葛洪道难得你
送來賣于我便將錢打發田翁而去令安童龜留窰厨下明日待客是夜
葛洪持灯入厨下忽听似有眾人喧鬧之声葛洪怪疑道家人各已出外
房安歇去了如何有喧鬧之声不息遂向水缸边听之其声出自缸中洪
揭開視之却是一缸生龜在內喧鬧葛洪不忍烹煮次日侵早令安童有
此自放在龍王廟潭中去了不兩月間有葛洪之友乃邑東陶與為人狠
毒奸詐独知奉承葛洪以此葛洪亦不疎他一日葛洪令人之陶與來家
設酒待之飲至半酣葛洪于席中对陶與道我承祖上之業頗積餘財欲
待收些貨物前往西京走一遭又慮程途險阻当令為弟相陪與聞其言

便欲起坐故作笑容答道兄要往西京水火之中亦所不避即當奉命洪道如此便好供此去慮家渡有七日旱路方下船望水程而去汝先于盧家渡等候某日我裝載便來陶與不辭而去比及葛洪妻孫氏知其事欲堅阻之而洪行貨已發離本地下臨起身孫氏以子年幼猶欲勸之葛洪道吾意已決多則一年少則半載便回汝只要行慎門戶看雇幼子別無所囑言罷送此程而別那與友先在盧家渡等十七日方見葛洪來到陶與不勝之喜將貨物裝于船上對葛洪道今天色漸晚與長兄前往前村少飲几杯再回渡口投宿明早開船洪依其言即隨與向前村黃家店買酒而飲陶與連飲几杯不覺醉去時已黃昏左側與促回船中宿歇葛洪飲得甚醉同陶與回至新興驛路旁有一口古井深不見底陶與探視四雇無人用手一推葛洪措手不及跌落井中可憐平素良善今日死于非命陶與及謀了葛洪連忙回至船中喚覓哨子次日侵早開船去了及與

到得西京轉賣其貨值價騰湧倍得利息而還將銀留起一半運送到葛家見嫂孫氏孫氏一見陶與回來就問叔上你兄為何不同回來陶與道葛兄且是好事逢店欲見他聞勝境便去遊玩已同歸至汴河遇着相知携之登臨某寺我不奈煩着先令帶良兩回交尊嫂收之不多日便回孫氏信之遂備酒待之而去過二日陶與要推托其事生一計較密令士工死人坑內抬一死屍不多時將屍丟在汴河口將葛洪往常所繫錦囊縛在腰間自往葛宅報孫氏得知尊兄連日不到昨听得過來言道汴河口有一人渡水溺死暴屍沙上莫非葛兄可令人往視之孫氏听了大京忙令安童去看時認其面貌不似及見腰間繫一錦囊遂解下回報孫氏道主人面貌腐亂難辨惟腰間繫一物特解來與主母看孫氏一見錦囊悲滿道此物吾母所製夫出入常帶不虧死者即是我夫無疑了全家哀傷乃令親人前去用棺木盛住屍陶與看得葛家作起度功果完備後淫來

見孫氏撫慰道：「死者不復生，尊嫂只小心看雇姪兒長大罷了。」孫氏深感其言，將近一年餘，陶與謀得葛洪資本置成人家，自料其事再無人知。不意色公因省風謠，經過浙西到新興驛，歇馬正坐公所，見一生龜兩目睜視，似有告狀之意。色公疑怪，遂喚公牌隨龜行去，離公館一里許，那龜遂跳入井中。軍牌回報色公道：「井裡必有緣故，即喚里社命工人下井探取。」見一死屍吊上來，驗之，彥色未變。勘問里人，可認得此屍是那里人，皆不能識。色公諒是枉死，令搜身上，有一紙新給路引，上寫鄉貫姓名，明白色公記之。即差李超、怯昭二人，運到某县，拘得親人來問，云是某日因過汴河口，被水溺死。色公審問，愈疑道：「彼既溺于河，却又在井裡安得一人有兩處死之理？」再喚其妻來問之。孫氏訴與前詞。色公令認其屍，孫氏見之，抱而痛哭。這正是妾的真夫。色公云：「彼溺死者何人？」說是汝夫。孫氏道：「夫錦囊認之，故不疑也。」色公令看身上，有錦囊否？及孫氏尋取不見。

錦囊色公細詢其來歷。孫氏將那日同陶與往西京買賣之情，訴明色公道。此必是陶與謀殺解錦囊，係他人之屍，取信于汝。瞞了此事，復差李張前去拘得陶與到公所，跟勘陶與，初不肯招。色公令取死屍來証，與京懼難抵，只得供出謀殺之情。疊成文案，將陶與償命，追家財給還。孫氏將那龜代夫伸冤之事，說知孫氏。孫氏乃告以其夫在日放龜之由。色公嘆道：「一念之善，得以報冤，仍遣孫氏將夫骸骨安葬。後來葛洪之子登第，官至節度使。」

烏喚孤客

話說江陰有一布客姓謝，名思泉，從巴州發布回家，行從捷路，苦株地，經過一路崎嶇，五里無人，山大無比，其山凹中有一人家，姓費，兄弟二人，假以討柴營生，名名貴，一弟名貴二，二人人面獸心，凡遇商客經過，常上謀劫。思泉正欲借問路程，望見二人，遠上而來，忙近前唱個諾道：「大哥休怪。」

此去江陰還有几日路程貴一答道只有三日之遙貴兒便問客官從何
處來泉答道小弟巴州發布回到此失路望二兄相引二人指道那山凹
小路可去泉只道二人是樵子不在意下來到前徒又是峻嶺難挨只得
等人問路不覺貴一兄弟趕到將刀揮中思泉後腦鮮血淋漓氣絕而死
二人將屍埋在山旁當得銀千兩兄弟歸家將良均分半年未露色公出
巡巴州從苦株地經過行至半路間忽听鳥音連喚孤客苦株林中被人
侵剋色公遂轉鎮撫司安歇差張龍李虎尋到鳥叫之處所看是甚麼冤
枉怯李領命去到苦株林仍見那鳥叫声如前即看那鳥所在尋个踪跡
只見山凹土穴露出死人屍首怯李回報色公大京是夜憑几而卧夢見
一人撒髮泣于案前歌絕句云

言身寸號是咱門

田心白水出江陰

流出巴州浪漂杵

底裡中流見山凹

桂花有意逐流水

潭岸絕地起蕭牆

若非文曲星台照

怎得鰲魚上釣鉤

歌罷又訴道小人良兩俱編千字文号大人可差人去座下搜取便見明
白訴訖乃含淚而去色公遂会其意待天明升堂差怯李二人迺往苦株
村牌拘貴一貴二到堂審究喝道你兄弟假以砍柴為由慣惡謀人好生
細招免受重刑二人強辨不認又差趙虎李万往他家床下搜出自良若
千字公將銀細看果編得有字号遂罵道却良在此还不直招本左右將
兄弟捆打二番二人受刑不过只得從寔招認于是喚怯龍李虎捆貴一
兄弟二人去法場斬首懸掛巴州門曉諭眾人其家抄洗良物入官

臨江亭

話說開封府有一富家吳十二為人好交結名士娶妻謝氏容貌風情極
侈吳十二有佃知己韓滿是個軒昂丈夫往來其家甚密謝氏常以言排

之軒滿當與吳友交厚敬之如嫂不及于亂一月冬殘雪花飄揚軒滿來尋吳友賞雪適吳十二庄上未回謝氏聞之軒滿來到即出見之笑容可掬便邀入房中坐定抽身入厨下整備酒食進來與軒滿吃坐在下邊相倍酒至半酣謝氏道叔叔今日天氣甚寒嬌已在家亦等候叔回去同飲酒否軒滿道叔家貧薄酌雖有不能勾如此豐美謝氏有意勸他飲了數杯酒與勃然斟起一杯起身送與軒滿道叔已先飲一口看滋味好否軒滿大京道美嫂休得如此倘家人知之則朋友倫義絕矣從今休要這等說罷推席而起走出門正遇吳十二冒雪回來見軒滿就欲留住軒滿道今日有事不得與兄長叙話徑辭而去吳十二入見謝氏問軒故友來家如何不留待之謝氏怒道汝結識得好朋友知汝不在家故來相糾妾以其往已好意備酒待之反將言語戲妾被我叱几句沒意思走去問他則甚吳十二半信半疑不敢出口過了一日雪霽天晴軒滿入城來恰遇吳

友在街頭過來軒滿近前邀入店中飲酒滿乃道兄之尊嫂是但不良之婦從今與兄不能相會于家恐遭人有嫌疑之誚吳十二道美弟何出此言就是嫂有不遇之言當看我往日情分休要見怪軒滿道兄長門戶自宜謹密只此一言餘無囑飲罷各散而去次年軒滿有舅吳蘭在蘇州販貨有書來約他滿要去欲見吳十二相辭不遇竟行比及吳友知之已离家四月矣吳十二有家人汪吉人才出眾言語捷利謝氏愛他與之通姦情意甚密一日吳十二着汪吉同往河口取討賬目汪吉因念謝氏之故惟不肯去被吳十二痛責一番只得准備行李臨起身入房中見謝氏商議其事謝氏道但只要你有計較謀害了他回來我自主張汪吉欢喜向主人离家在路行了數日來到九江鎮問往日相識李二稍討船渡過黑龍潭靠晚泊船龍王廟前買香紙做了神福汪吉于船上小心伏事吳十二飲得甚醉李稍去歇息半夜時吳十二要起來小便汪吉扶出船頭

來他宿醉未醒一声响推落在江中故意京叫道主人落水比及李稍起來看時那江水深不見底又是夜裡如何救得挨到天明汪吉對李稍道沒奈何只得回去報知李稍心中生疑吳某死必不明撐回渡船自去汪吉忙走回家見謝氏密道其事謝氏大喜虛設下灵席日夜与汪吉飲酒取樂鄰里頗有知者隱而不言話分兩頭再說卞滿因暮春時景偶出鎮口閑行正過臨江亭远上望見吳十二來到卞滿認得連忙近前携住手道吳兄因何來此吳十二形容枯槁皺了雙眉對卞滿道自吳弟別後一向思慕今有一事投托方望勿阻卞滿道前面亭上少坐片時遂邀到亭上坐定乃道日前小弟因母舅書來相約正待要見兄長一辭不遇徑行今幸此會為何悶沈不樂吳十二泣淚道當日不听吳弟之言惹下終天之別一言難尽卞滿不知其死乃道兄長烈上丈夫為何出此言吳十二道吳弟休京自那日相別之後如此如此卞滿听了毛髮悚然抱住吳十

二道吳兄此言是夢中耶如果有此事情必不敢負且問当夜落水之時可有人知否吳十二道鎮江口李稍頗知吾与吳弟幽明之隔再难会面今日從此別矣道罷忽身便倒昏迷半晌方醒尋取故人不見所在連忙轉蘇州產中見母舅道家下有信來催促特來辭別回去無事便來吳蘭挽留不住比及回到鄉里訪問吳友已死过六十日矣卞滿備了香紙至灵前祭奠一番謝氏恨之不肯出見卞滿回家思量要去告狀又没有頭緒復來蘇州見母舅道知己故人冤枉之事吳蘭道此他人事又無对証莫惹連累卞滿道愚甥与吳友結交有生死之誓只因不良嫂以此疎濶近日曾以幽灵托我豈可負之吳蘭道即如此即日色大尹往边關賞勞總回東京具狀申訴或能申雪滿依其言連夜來東京侵早入府衙告狀色公審問的寔即差公牌拿得汪吉及謝氏当所勘問汪吉謝氏爭辨不肯招認究問數日未能断决色公思量通奸之弊的有謀死主人未見証

見他如何肯招乃密召郭滿問道汝故人既有所托曾言當日渡稍是誰郭滿道鎮江口李二稍也色公次日差東與到鎮江口拘得李二稍來問其情由二稍道某日夜深落水之後被家人叫知待起來時救不及矣色公遂取出人犯當所審究汪吉見李稍在旁邊便有些惧色不用重刑拷究只得從直招出疊成案卷將汪吉謝氏押赴法場取斬給了賞錢与李稍回去郭滿有故人之义能代伸冤枉訪得吳十二有女年十四歲嫁与郭滿之子為妻將家貲器物尽与女兒承其家業以不負姓名而彰揚尔

白塔巷

話說色公守東東之日治下寧靜奸究救跡力以判断為心康贖不致留滯皇祐元年正月十五日色公同胥吏去城隍廟行香畢回到白塔前巷口經過聞有婦人哭丈夫判其声半悲半喜並無哀痛之情色公暗記在心回衙即喚值堂公差鄭強問道適来自塔前巷口有一婦人哭着甚麼

人強告道是課家巷口刘十二日前死了他妻吳氏在家中哭色公心上忖道這人定死得不明莫非吳氏謀了丈夫性命不然哭声如何半悲半喜便差人去拘吳氏來問其夫因何身死吳氏供道妾身夫主刘十二以賣小菜為生忽于前月氣疾身死埋在南門外五里崗後因家中有小兒子全無依賴以此悲哀色公听了看那婦人臉上似搽服粉想他穿服如何还整容彦隨喚看上公陳尚即押吳氏同去坎所起棺檢驗丈夫有無傷痕上公回報刘十二身上並無傷痕病死是定色公拍案怒道陳尚隱匿情弊故來我跟前遮掩限三日內若不明自決不輕恕陳尚回家憂愁變眉不展其妻楊氏問尚有何事憂愁尚以此事告知楊氏道曾看死人鼻中否尚道此人原是我收殮鼻中未看楊氏道聞有人用鉄釘挿入鼻中坏了人性命何不勘視此處尚亦狐疑即依妻言再去看驗刘十二鼻中果有鉄釘二個從後腦髮中挿入遂取釘來早知色公便將吳氏勘審

吳氏初不敢招及上起那具只得招認為因與張屠通姦恐丈夫知覓不合謀害身死情由案卷既成遂判吳氏謀害親夫押赴市曹處斬法屠姦人妻小因氏人死發問軍罪判斷已定司吏依令施行再說色公當下又究問陳尚是誰人教你如此檢驗尚稟道當日小人領命前去檢看劉十一屍身並無傷痕台前定要在小人身上跟究回家憂悶不料小人妻子到有見識教我如此檢驗果得明白色公道汝妻有如此見識不是但等閑婦人可喚來給賞不多時喚楊氏來到賜以錢五貫酒一瓶楊氏欣喜拜受方欲出街色公喚轉問道當初陳尚與你是結髮夫妻還是半路夫妻楊氏道妾身前夫早亡再嫁于陳尚為妻色公又問前夫姓甚名誰答道姓梅名小九色公道得何病身死楊氏見色公問得情切不覺失色勉強對道他染瘋顛病而死埋在南門外亂葬岡上色公道你前夫也死得不明便差王亮押楊氏往主坟所檢驗梅小九屍骨楊氏思量道亂葬岡

有多少坟墓終本然但鼻中有釘乃胡亂指一個別人的坟墓與差人掘開視之並無傷痕檢驗鼻中又無緣故楊氏道人稱色老爺如秋月之明今日此事直欲逼人于死地王亮正沒奈何之際忽見一個老人年七十餘歲扶杖而行前來問亮在此有何事亮告道如此如此老人听了指看楊氏道你休要胡指他人坟墓枉拋了別人骸骨教你一千人受罪便指與王亮道這即是梅小九坟墓言訖化陣清風而去亮遂掘開啟棺檢驗果見鼻中有兩個釘亮便捆了楊氏回報色公遂判得楊氏亦曾謀害前夫是寔將楊氏押赴市曹取斬觀者無不稱奇

血衫叫街

話說色公守韶慶之日離城三十里有個地名寶石村村中黃長者家頗富足祖上惟事農業生有二子長曰黃善次曰黃慈善取城中陳誰之女瓊娘為妻瓊娘性格溫柔自過黃家門後奉事舅姑極盡孝道未及一年

忽一日陳家着小僕進安來報瓊娘道老官人因從在中回來偶染重疾
叫你回來看他几日瓊娘听說是父親染病如何放得心下分付進安入
厨下酒飯即与丈夫說知吾父有疾着人叫我看視可对公婆說我就時
一行黃善道目下正值收割時候工人不暇且停住數日去未遲瓊娘道
吾父卧病在床望我归去以日為歲如何等得善固意要阻他不肯放他
去瓊娘見丈夫阻他遂悶上夜間思忖吾父只得我一人又無兄弟
弟倚靠倘有差池悔之晚矣不如莫与他知悄上与進安回去次日侵早
黃善徑起去起人收稻子瓊娘徑來疏粧各備分付進安開後門而出瓊
娘前行進安隨後其時天色尚早二人行上數里來到芝林露氣漫上对
面不相見進安道日还未出露又下得濃不然入林子裡呆着待等露霧
收了而行瓊娘是有机变女子乃道此處路口恐人見不便可往前面亭
子上去歇進安依其言正行間忽前面有三屠夫要去罷豬買亦趕早來

到恰遇見瓊娘見他頭上插戴金良首飾極多內有姓張的最凶狠与二
夥伴言道此娘子想是要入城去探親只有一小子跟行不如劫了他的
首飾來分勝做几日生意一姓刘的道此言極是我前去將那厮小拿住
張兄將女子眼口捫了吳兄去奪首飾瓊娘見三人來的勢頭不好便將
首飾拔下要藏在袖中迺被吳九用手搶入袖中去瓊娘緊上抱住那肯
放手姓张的恐遇着人來不便抽出一把屠刀將女子左手砍了一刀女
子忍痛跌倒在地被三人將首飾尽行奪去進安近前來看時瓊娘不省
人事滿身是血連忙跑回黃家報知正值黃善与工人吃飯听得此消息
大京道不听我言遭此毒手慌忙叫三四人取輿來到芝林瓊娘畧醒黃
善便抱入輿中抬回家下看時左手被刀傷分付家人請醫調治一面具
狀領進安入府哭訴色公色公看狀沒有姓名乃問進安汝可認得劫賊
人否進安道面貌認他不着只象個買猪屠夫模樣色公道想賊人不在

遠處去尚未入城分付黃善去取他妻子那一件血染短衫來到並不與外人揚知乃喚過听堂公皂黃勝代着生面人教他將此短衫穿着可往城中徧街喊叫講道今早過芝林遇見三個屠夫彼劫一屠夫因與賊鬧殺死在林中其二屠夫各自走去了勝領着十面生人穿住血染短衫滿城去叫行到東巷口法壘門首其妻朱氏聞說連忙走出門來問道我丈夫侵早出去買猪不知同那個夥計去又没人問得的寔勝聽見就坐在對門酒店中等着法屠至午後恰回來被勝走近前一把抓住捆來見色公隨即搜出金良首飾數件色公道汝快報出同夥伴來饒汝的罪法壘只得報出吳刘二屠夫色公即時差黃勝李宝分途去捉不多時拿得吳刘二屠夫解來吳刘初則不知官府捉他根由及見法壘跪于所下京得啞口無言亦搜出首飾各數件三人抵賴不過只得從直招供謀奪之情着司吏叠成案卷擬判法壘三人皆問斬罪給還首飾與黃善收訖去後來

瓊娘亦得名醫上好仍與黃善夫婦團圓

青錠記穀

話說許州有光棍一名毛虛一一名刘化二專在詭騙人家又學得撮搏之術二人探得南鄉富戶蔣欽穀積于倉遂設一計將良十兩運往他家糴穀來到蔣家見了蔣欽道在下特來時為糴些穀于蔣欽道將良來看虛一遞過良十兩蔣欽收了即喚保開倉發穀數十担付二位客人去二人得穀暗喜遂用撮法將穀撮將去了又假行了半里將穀推回還欽說是吃了虧要退銀別買蔣欽看穀入倉付還原銀那二人得了原良遂將欽谷一倉尽行撮去忽有佃夫法小一在路上遇見來到蔣家道恭喜官人糴了許多穀得了若干良兩蔣欽回說沒有糴得小一道我明上遇見推去許多車子官人何故瞞我上聞得有一起撮搏的休要被撮了去欽大京疑忙喚來保開倉來看只見一倉之穀全無半粒蔣欽大京遂

具狀投告開封府色公道准狀發欵且回次日乃發義倉谷二百担內放靛青為記裝載船上扮作湖廣客人徑往許州來糴到了許州河下那虛一化二聞知運來船上拜訪動問客官何處來的色公道在下湖廣姓尤名喜敬問二糴戶尊姓名二人直答道在下毛虛一刘化二特來与尊客糴些穀子色公道借良看當時虛一遞出銀子議定價錢要發二十餘車佈在岸上那二人兌了穀先撮將去了少頃那二人假相埋怨說是糴虧了將穀退回还尤客人取銀另買色公道遂付原良看將原穀搬入船倉等待那二人去後開倉板看一船之穀並無一粒色公道回衙心生一計出示曉諭百姓建立典吳詞缺少錢糧有民出糧一百担者給官帶榮身出穀三百担者給下帖免差令若老各報鄉村富戶當時毛虛一刘化二搏得穀上千餘者老不念他家有谷多即報他在官他二人欲首免差並被耆老報作富戶自以為虜巴公見報毛虛一等名即差人埋喚他到所領取下

帖那二人見了埋上領帖二子遂集入連穀未奇交割色公見穀內有靛果然是我原穀喝問毛虛一刘化二你乃是有名光棍今日這多穀從何而來毛刘二人道是小人收租來的初不肯認色公罵道這賊好胆大你前次搏去蔣欵的穀後又搏我谷還要硬辨道谷我原月放有靛于作記你看是不是便令左右將虛一化二捆打一百二人受刑不过一一招認色公便將二人擬徒追还义倉原穀併追还蔣欵之谷人共稱快

裁縫選官

話說山東有一監生姓彭名應鳳同妻許氏上京听選來到西華門寓王婆店安歇不負選期選有半年欲要归家路途遙远手中空乏只得在听候許氏終日在楼上刺綉枕頭花鞋出賣供饌時有浙江客人說弘禹寓緒家樓与王婆樓相对看見許氏貌賽桃花徑訪王婆問道那娘子何川人氏王婆答道是彭監生妻室禹道小生欲得一叙未知王婆能方便否

王婆知禹心事遂設一計答道不但可以相通今監生無錢使用肯把出賣禹道若如此隨王婆處小生听命話畢相別王婆思量那彭監生今無盤費又欠弓良遂上樓看許氏見他夫婦並坐王婆道彭官人你也去午門外為些榜文尋些活錢許氏道婆說得是你就去應風听了隨即代了一枝筆前往午門討些字紙只見欽天監走出一枝尉扯住應風問道你這人會寫字麼遂引應風進欽天監見了李公公李公公喚他在東廊抄寫表章至晚回店中与王婆許氏道承王婆道果然得人欽天監李公公何門寫字許氏道如今好了你要用心王婆听了此言喜不自勝遂道彭官人那李公公愛人勸謹你明日到他家去過一箇月日不要出來他自敬重你後日選官他亦扶持娘子在我家中不必掛念應風果依其言帶兒子同去了再不出來王婆遂往姚各人下處說監生賣親一事禹听了此言大悅遂問王婆有多聘礼王婆道一百兩禹遂將良七十又謝

良十兩俱与王婆收下王婆道姚相公如今愛于何處官了禹道陳留知縣王婆道彭官人說叫相公行李發轍之時他着轿子送到船邊禹道我即起程去到張家灣船上等候王婆催了轿子回見許氏道娘子彭官人在李公公衙內住得好了今着轿子在門外接你一同居住許氏遂收拾行李上轿王婆送至陆家灣上船許氏下轿見是官船候候迎接他對王婆道彭官人接我到欽天監去緣何到此王婆道如叫娘子得知彭官人因他窮了怕誤了你故此把你出嫁于姚相公相公今任陳留知縣又無前妻你今做奶上可不是好彭官人現有八十兩婚書在此你看是不是許氏見了低頭無語只得隨那姚知縣上任去了彭監生過了一月出來不見許氏遂問王婆王婆連声叫屈你那日叫轿子来接了他去今要駢我家良假捏不見娘子騙我遂要去投五城兵馬那應風因身無錢財只得小心別過王婆洒淚而去又過半年身無所倚遂尋裁縫一日吏部鄧

即中衙內叫裁縫做衣遇着彭應風遂入衙做了半日衣服適衙內小僕進才遞出二饅是聞裁縫當點心應風因鬼子睡濃留下饅頭與他醒來吃進才問道師父你怎麼不用饅頭應風將前情一一對進才泣告我今不吃留下鬼子充飢進才入衙報知夫人此時那鄧郎中也是山東人氏夫人聞得此言遂叫進才喚裁縫屏簾外問個詳細應風仍將被拐苦情泣訴一番夫人道監生你不必做衣就在衙內住候候相公回我對他講你的情由叫他選你的官不多時鄧郎中回府夫人就道相公今日裁縫非是等閑之人乃山東所選監生因妻子被屈身無盤費故此彗藝度日老翁可念鄉里情分扶持他一二郎中喚應風問道你既是監生將文引看應風隨胸中袋內取出文詞來看郎中看了果然是寔道你選期在來年四月方到你明日其告远方詞一紙我就好選你應風領命具詞上吏部具告远方鄧郎中徑除他做陳留縣丞應風領了憑往王婆家辭王

婆裡站相公恭喜今選那里官職應風道陳留縣丞王婆忿然心中悍上抹討遂道相公你入官在我家數年点慢了他在取得一件青布衣開了市時我明心色絹片子代細絹了頭上髮了相公几時起程應風道所項就行應風相別而去王婆喚親弟王明一道前日彭監生分得濱將郎中拒五百兩金子託他寄回家裡在可趕去殺了他頭來之來良子我得二分明白依了言語星夜趕到臨清喝道汗子休走拔刀就砍只見刀望後去明一道此何冤枉遂問那子曾在京師独怨了何人應告王婆事情明一方道王婆要害之事說了一回你将孩兒頭髮編割下應風又說原日王婆送的衣服與之而去明一回來見王婆道彭監生是我殺了今有髮編衣服為証王婆見了心中大喜道禍根絕矣應風到了陳留上了任數日孩兒遊入姚知縣衙內夫人見了這兒子是我生的如何到此又值弘禹安排筵席請二官長相叙許氏屏風後視看果是丈夫彭生遂捨將

出來應見是許氏相抱大哭一場各叙原因時姚知縣唬得亞口無言夫婦二人戶衙去了子母團圓在風告到開封府色公大人遂表奏朝廷將姚知縣判武林衛充軍差法龍趙虎往京城西華門速拿王婆到來先打一打然後拷問從直招了開往法場處斬大為痛快

厨子做酒

話說色公在陳州賑濟飢民事畢忽有門公吏入報外面有一婦人在街抱着一個小孩子在手執着一張紙狀悲上切上說道含冤色公听了道吾今到此非只因賑濟一事正待要体察民情休得阻当叫他進來公人即出領那夫人跪在階下色公遂出案看那婦人总是面帶慘色其寔是個美麗佳人問汝有何事來告婦人道妾家離城五里地名蓮塘妾姓吳嫁姓家丈夫名虛頗事詩書近因交結城中孫都監之子名仰慕往日久以為知己之交一日妾夫因往遠處探友彼來吾家妾念夫蒙他提携自

出接待不意孫氏之子起不良意將言調戲妾身當時被妾叱之回去過一二日丈夫回來妾將孫某不用好意告知丈夫因劝他絕交丈夫是讀書人听了妾言發怒欲見孫氏子要与他定奪妾又慮彼官家之子又有勢頭没奈何他自今只是不係他便了那時丈夫遂絕不与他来往將一箇月至九月重陽日孫某着家人請我丈夫在開元寺中飲酒哄說有甚麼事商諸到晚丈夫方回纏人得門任叫腹痛妾扶入房中面色改變鼻孔流血乃与妾道今日孫某請我必是中毒運至三更丈夫已死夫過三個月孫某遣媒重賂妾之叔父要強娶妾上妾投告本府彼又叫人阻路攔截道妾若不肯嫁他要妾死無葬身之地昨日听得大人來此賑濟特來訴知色公听了問道汝家還有甚人吳氏道尚有七十二歲婆上在家妾只生下這兩歲孩兒色公收了狀子發遣吳氏在外親處伺候密召当坊里甲問道孫都監為人何如里甲回道人人不問里甲不敢說上起孫都

監專一害人但有他愛的被他便奪去就是本處官府亦讓他三分色公又問其子行事若何里甲道孫某恃父勢威近日侵占開元寺腰田一項不時帶領媚一到寺中歌樂肆酒杈行鄉村姦宿民家婦女那一箇敢不從他寺中僧人恨于骨髓只是沒奈何他色公聞言嗟嘆良久退入後堂心生一計次日扮作一箇公差後門出去密往開元寺遊玩正走至方丈忽報孫公子要來飲酒各人迴避色公听了暗喜正待跟究此人却好來此即躲向佛屏後在窻縫裡看時見孫某騎着一匹白馬帶有小厮數人數個軍人兩個城中出名妓女又有個心腹隨侍厨子孫某行過廝下下了馬家人一各到方丈坐了原椅上寺中几箇老僧都拜見了霎時間軍人抬過一席酒排列食味甚豐二妓女侍坐歌唱伏侍那孫某昂上得意料西京執威推我一人色公看見性如火急急恐得佳忽一老僧從廊下經過見色公在佛屏後便問容是誰色公道某乃本府所候的明日府中

要請色太尹着我來叫厨子去做酒向不知厨子名姓住止那里僧人道此厨子姓謝住居孫都監門首今府中着人做酒好沒分曉色公問此厨子有何緣故老僧道我不說尔怎得知前日孫公子同法秀才在本寺飲酒是此厨子伏侍回去後聞說法秀才次日已死色老爺是个好官若叫此人去倘伏事不週有些失悞本府官怎了色公听了即抽身出開元寺回到衙中次日差李虎徑往孫都監門首提那謝厨子到階下色公道有人告你用毒藥害了法秀才從直招來饒你的罪謝厨子則不肯認及待用長枷收下獄中獄卒勘問謝厨欲洗已罪只得招認用毒害死法某情由皆出于孫某使令色公審明就差人持一請帖去請孫公子赴席預先分付二十四名無情汗嚴刑具伺候不一時報公子來到色公出座接入後堂分賓主坐定便令抬過酒席孫仰道太尹來此之尊尚未奉拜今日何敢当太尹威設色公笑道此不為礼特為公子决一事耳酒至一道色

公袖中取出狀一紙遞與孫某道下官初然到此未知公子果有此事否
孫仰看見是吳氏告他毒死他丈夫狀子勃然變色出席道豈有謀毒人
而無証佐色公道証佐已在即冷獄中取出謝厨子跪在階下孫仰唬得
渾身水淋啞口無言色公着司吏將謝厨招認情由念與孫仰听了孫仰
道彖生有罪万望看家尊分上色公怒道汝父子害民朝廷法度我決不
饒即喚過二十四狼汗將孫仰冠帶去了登時擊于堂下打了五十孫仰
受痛不過氣絕身死色公令將尸首曳出衙門即遂錄案卷奏知仁宗聖
旨頒下孫都監殘虐不法追回官誥罷職為民謝厨受上僱人用毒謀害
人命隨發極惡郡克軍吳氏為夫伸冤已得明白本處有司每給庫錢贖
養其家色公卿賤民公道于国有光就領西京河南府到任勅旨到日色公
依擬判訖自是勢威皆為寒心

殺假僧

話說東京城三十里有一董長者生一子名董順住居東京城門外一頭
造起數間店子招接四處往來客商日獲進益甚多長者遂成一富翁董
順因娶得城東菜肆楊家女為妻頗有姿色每日事公姑甚恭謹只是嫌
其有些風情順又常出外買賣或一個月一戶或兩個月一戶城東十里
外有船稍孫寬每日往來董家店最熟與楊氏笑語絕無疑忌年久月深
兩下情密遂成歡娛相聚如同夫婦寬伺董順出外經商遂與楊氏取約
道吾與娘子情好非一日然歡娛有限思命無奈娘子不苦收拾所有金
良物件隨我奔走他方上得示為夫婦楊氏許之乃擇十一月二十一日
良辰相約同去是日楊氏收拾房中所有為等孫寬來黃昏時忽有一和
尚稱是洛州一翠主峯大悲寺僧道隆因來北方抄化天晚投宿一宵董
翁平日是個好善之人便開店房鋪好床蓆款待和尚飯罷便睡時正天
寒欲雪董翁夫婦閉門而睡二更時侯寬叩門來楊氏遂將所有物色與

寬同去出得門外但見天陰雨濕路滑難行楊氏苦不能走密告孫寬道
路滑去不得另約一宵寬思忖道方一遲留恐漏洩此事又見其所有物
色頗當遂拔刀殺死楊氏却將金室財帛奪去置其屍于古井中而去未
几和尚起來出外登廁忽跌下古井中井深數丈無路可上至天明和尚
小伴童起來遍尋和尚不見遂喚問店主董翁起來遍尋呈飯時亦不見
楊氏徑入房中看時四面皆空財帛一無所留董翁思量楊氏定是与和
尚同行上下山中直尋至屋側古井邊但見茅草交加微帶鮮血忽聞井
中叫聲董翁遂請東舍王三將長梯及繩索直下井中但見下邊有一和
尚連声叫屈楊氏已殺死在井中王三將長梯繩縛了和尚吊上井來眾
人將和尚亂拳毆打不由分說鄉鄰里保具狀解入縣衙知縣將和尚跟
勘拷打要他招認和尚受苦難禁只得招認知縣遂申解府衙包公喚和
尚問及原由和尚長嘆道前生負此婦死債矣從直寔招包公思之他是

洛州和尚與董家店相去七百餘里豈有一時到店能与婦人相通期約
必和尚屈遂將和尚散禁在獄日久月深難以明白偶得一計喚獄司就
獄中所有大辟該死之囚將他密地剃了頭髮假作僧人押赴市曹斬首
稱是洛州大悲寺僧為謀殺董家婦事今已處決又密遣公吏數人出城
外探听或有眾人擬說此事是非即來通報諸吏行至城外三十里因到
一店中買茶見一婆子因問前日董翁家殺了楊氏公事可曾結斷否諸
吏道和尚已償命了婆子听了槌胸叫屈可惜這和尚枉了性命諸吏細
問因由婆子道是此去十里頭有船稍孫寬往來董家最熟與楊氏私通
因謀他財物故殺了楊氏和尚何干諸吏即忙回報包公包公便差公
吏數人密緝孫寬押送人獄跟勘寬苦不招認令取孫寬當堂笑對之曰
殺一人不過一人償命和尚饒償了命安得有二人償命之理但是董人
他訴失了金良數百餘你莫非檢得便將還他你可脫其罪名寬甚喜供



悅是日董家曾寄下金良一複至今收入匱中色公差入押孫寬家中取金良來到就喚董公前來証認董公一見物色認得金良器皿及錦被一件果是我家物色色公再問董家昔日果有寄金銀之事並無有又喚王婆子來証孫寬仍抵賴不肯招認色公道楊氏之夫經商在外汝以淫心戲之成姦因利其財物遂致謀害現有董家物色在此証驗何得強辯不招孫寬確以遮掩只得一筆招成遂押赴市曹取斬和尚放還

賣真靴

話說色公為開封府上尹按視治下休息風謠行到濟南府升堂坐定司吏各呈進某卷与色公審視檢察內中有事体輕者可即當堂發放回去使各安生業正決事間忽階前起陣旋風塵埃蕩起日色無光黃堂下侍立公吏一時開不得眼怪風過後了無動靜惟色公案上吹落一樹葉大如手掌正不知是何樹葉色公拾起視之良久乃喚左右問此葉亦有名

否內有公人柳辛認得近前道城中各處無此樹亦不知樹之何名立城二子五里有所白鶴寺山門裡有此樹二枝又高又大條幹茂盛此葉乃是白鶴寺所吹來的色公道你可認得不錯玄柳辛道小人居住寺傍朝夕見之如何會認差了色公知有不明之事即會乘轎去白鶴寺行香寺中僧行連忙各出迎接入方丈坐定茶罷坐下風生色公憶昨日旋風又起即差柳辛隨之而去柳辛領誘那一陣風從地中滾出方丈直至其樹下而息柳辛回覆色公道此中緣故必有乃令柳辛鋤開看之見一條破蓆色捲着一個十八九歲的婦人在內看驗身上並無傷痕只唇皮迸裂眼自微露擺開口視之乃一根竹簽直透咽喉將屍掩了再入方丈召集衆僧行問之衆僧各道不知其故一時跟究不出轉到府中退入私衙後近夜秉燭默坐自忖寺門裡緣何有婦人死尸就是外人有不明之事亦當埋向外處自然是僧行中有不良之謀殺此婦無處掩藏故埋樹

下恩村良久將近一更不覺困倦隱几而卧忽看見一青年婦人哭拜階下道妾乃城外五里村人氏父親姓索名隆曾做本府獄卒妾名云娘今年正月十五元宵夜与家人入城看燈夜半更深偶失夥伴行過西橋遇着一個後生說是与妾同村指引妾身回去行至半路又一個來却是一個和尚妾月下看見即欲走轉城中被那後生在袖中取出毒藥來撲入妾口中即不能言語徑彼二人拖入寺中妾知其欲污辱思良無計適見倒立竹簽被妾拔下挿入喉中而死將妾隨行首飾盡搜檢去把屍埋于樹下冤魂不散乞為伸理色公正待細問不覺醒來殘烛光明起行徘徊之間色寇前遺下新皂靴一隻色公計上心來次日升堂並不与入一知即喚過親隨黃勝分付汝可裝作一皮匠密上將此皂靴挑在担上往白鶴寺各僧房出賣有人來認即來報我勝依其言來到寺中口稱新賣僧靴正值各僧行都閑在舍礼芥來看買內一少年行者提起那新靴來看良久道此靴是我日前新做的藏在房舍門你如何帶在此來黃勝初則与之爭辨及行者取出原隻來对果是一樣黃勝故意大鬧一場被行者眾和尚奪得出了勝忙走回報色公忙差集公人圍繞白鶴寺捉拿僧行當下沒一個走脫都被解入衙中先拘過認靴的行者來審問謀殺婦人根由行者心京胆落不得用周折從直一一招出逼殺索氏情由色公將其口詞疊成按卷當堂判擬行者与同謀和尚二人為用毒以致逼死索氏押上街心斬首示眾其同寺僧知情不報者發配充軍後色公回京奏知仁宗天加欽獎下勅有司官將索氏坟墓而旌表之

忠節隱匿

話說常言道朝內無人莫做官這句話深為有礼還有一句話家裡無良難做官這句話更為有礼怎見得如今糊塗世界好官不過多得錢而已你若朝裡無人家中無良憑你做得上好的官也沒有人与你辨得皂白

就如那守節的女子若不是官宦人家又沒有良子送與官吏也不見有什名色在那裡如今說河南有個具丞潘軍居官時一文不要反禦賊有功這樣一個官職分與小難得如此做上司的應該奏過朝廷加升他的官職就是竟家他良子則就許他保奏可憐他這樣一個清正官員那裡來的良子怎不教人氣死一日包公坐對未斷事接得一紙狀詞正是潘真的

告為匿忠事居官不要一文難道一文不值禦賊自守百難豈道百難無靈風鳴的每許瞻耳保奏的只伸長手陽世叩閻無路陰間号大自鳴上告

包公看罷道可憐可憐潘賓果若為官清正禦賊有功滿朝文武官員多多少少總不如你了你在生時何不自鳴死後却對誰說潘賓道在生時就如啞子吃苦瓜一樣沒有良子送他任你說得口酸那回与你三七二

十一可憐潘某生前既不得一個好名死後如何有服包公道待我回陽奏過朝廷當贈你一個美名流方可更豈不美哉潘賓道生前榮死死後名總是虛空但恨那要銀子官在生不能与我保薦如今沒處出氣已公道有我老色在這裡任他陰陽人等那有沒處出氣的但把要良子的官你寫姓名与我上有姓潘賓寫罷將呈上時忽報門上有一個女子口你冤枉包公道着他進來那女子進來跪下呈上狀詞

告為匿節事夫付沙場鬼從來未覩洞房花燭妾作劍銘魂終身只想万里長城男未婚女不嫁四十歲有刎而死節不施坊未建徽魂何所倚托紅顏之簿命豈甘汚吏之不法宜正令行自呈不嫌露体上告包公看畢道好個節女如何官府不從獎他女子道妾姓方氏因丈夫死于边所未曾婚嫁妾不願改嫁二夫直到四十二歲無以度日自刎身亡府里官貪賄無奈妾家貧默上而死不而標一個好名故此含冤求伸

色公道你且說府具官的名姓來我有處女子說罷色公批道

審得立忠立節乃人生大行表忠表節乃朝廷大典我係本處正官為之奉奏可也乃一匿其心清操之孤魂何忍一匿其節紅顏之薄命堪

冷風淒兮含哀月皎兮在天忠節合行旌賞貪污埃用刑法

批完道你們二人且出去待我起奏陽間天子陰府玉皇帝叫你們忠臣節婦自有享福之處那些貪污的官員叫他有一日自然有吃苦的所在

巧拙顛倒

話說色公一日從付陰抹理事查得一宗文案

告為巧拙顛倒事夫妻相配莫道紅絲無壞彼此適當方見皇天有眼巧女子拙丈夫鴛鴦綉出誰與語脂粉拖來徒自憎世上豈無拙女子

可不將來配我夫在彼無惡在此無射顛之倒之得此戚施上告

色公看罷大笑道可笑人心不足夫妻分上不睦巧者原是拙之奴何曾

顛倒相陪宿說罷將數語堪在原狀手上粘在大門外須臾那告狀女見

了連声叫苦叫屈來見色公道女子好沒分曉如何連声叫屈女子道還是陰司沒有分曉如何使人不叫屈色公道怎見得不分曉女子道

大凡人生世上富貴功名件件都假只有夫妻情分極是真的但做男子的原有巧拙不同做女子的亦有巧拙兩樣若巧妻原配巧夫豈不兩美

每見貌類妖娇行若桑間者反配風流丈夫以妾之貌不在中女下以妾之才頗在中女上奈何配着一個痴不痴憨不憨不曉啞不啞這樣一

個無賴子豈不是注姻緣的全沒分曉色公道天下原無全美之事國家原自有與良人生豈能無美惡都像你要揀好丈夫那配男子就該沒有

老婆了那婚司的各人定一個緣去在那裡強求不得的再批道審得夫婦乃天作之合不可加以人力巧拙正相濟之妙那得間以私

意巧妻若要揀夫拙夫何從得妻家有吳妻夫不吃淡飯匹配之善正

在如此這樣老婆舌休得再來纏
批完又道你今既有才貌不能配一个好丈夫来世定候你一个好处托
生了你且去且去

試假反試真

却說臨安府民支弘度癡心多疑娶妻經正姑剛毅貞烈弘度常問妻道
你這等剛猛倘有人調戲你你肯從否妻子道吾必正言斥罵之人安敢
近弘度道倘有人持刀来要强姦不從便殺將何如妻道吾在從他殺決
不受辱弘度道倘有凡人来捉住成奸不由你不肯却又如何妻道吾見
人多便先自刎以潔身此為上策或被某汚斷然有死無顏見你弘度不
信過數日故令一人来戲其妻以試之果被正姑罵去弘度回家正姑道
今日有一光棍来戲我被我斥罵而去再過月餘弘度令知友于謨應信
莫嘗試之于謨等皆輕狂浪子听了弘度之言突入房去于謨應信二人

各捉住左右手正姑不勝發怒求死無地莫嘗乃是輕薄之輩即解脫其
下身衣裙于謨應信見汚辱太甚放手远站正姑兩手得脫即揮起刀来
殺死莫嘗唬得于謨應信走去正姑是婦人無胆畧恐殺人有禍又性暴
怒不忍其耻遂一刀自刎而死于謨馳告弘度弘度回家見正姑莫嘗皆
殺死床下恐外眾及莫嘗父母二家知道必有後患乃先去具狀告色公
強奸殺命于謨應信明証色公即拘来問先審于証道莫嘗強姦你二人
何得知見于謨道我与應信去拜訪弘度聞其妻在房內喊罵因此知之
色公道可曾成奸否應信道莫嘗終人即被斥罵持刀殺死並未成奸色
公对支弘度道你妻幸未汚身莫嘗已死這也罷了弘度道此一命抵一
命然彼罪該死我妻為彼誤死乞法外情斷量給殯良色公道此一命得
着落莫嘗家出一棺木貼你但二命非小我須要親去驗過及去相驗見
經氏刎死房門內下体無衣莫嘗殺死床前衣服却全色公即詰于謨應

信道你二人說莫言總久便被殺何以屍近床前你說並未成奸何以經氏下身無衣必是你三人同人強奸已畢後經氏殺死莫言因害耻羞遂以自刎將二人夾起從直招認二人並不肯認包公就寫審單將二人俱以強奸擬下死罪于謨從定訥道非是我二人強奸亦非莫言強奸乃弘度以他妻當自誇貞烈故令我等三人去試他我二人只在房門口莫言去強挾刺其衣服被經氏閃開持刀殺之我二人走出那經氏真是烈女怒想氣激因而自刎弘度恐經氏莫言兩家父母知情告他謀命故搶先呈告其寔意不在求寔良也弘度啞口無辨包公听了即責打三十又對于謨等道莫言一人豈能刺經氏衣裙必汝二人挈助之後見莫言有惡意你二人點開經氏因刺死莫言又恐你二人再來故先行自刎經氏該旌獎汝二人亦併有罪于謨應信見包公察斷如神不敢再辯半句包公將此案申擬支弘度秋後取斬又旌獎經氏賜之匾牌表揚貞烈兵名

死酒寔死色

話說有姓英者赴任做官夫人莫氏在家常與侍婢愛蓮同遊嚴華寺廣取有一珠容邱繼修寓居在寺見莫氏花容貌美心貪愛之次日乃粧作娼婆帶上好珍珠遂到法府去賣莫氏與他買了儿粒邱娼婆放在法府講話久坐不出時近晚來莫夫人道天色將晚你可去得邱娼婆乃去出到門首復回來道妾店去此尚遠妾一孤身婦人手執許多珍珠恐遇強人暗中奪去不便願在夫人家借宿一夜明日早去莫氏允之全與婢愛蓮在下床睡一更後邱娼婆扒上莫夫人床上去道我是廣東珠容見夫人貌美假粧娼婆借宿今日之事乃前生宿緣莫夫人以丈夫去久心亦甚喜自此以後時常往來與之姦宿惟愛蓮知之近半載後姓英升任回家一日晝寢見床頂上有一塊唾乾問夫人道我床曾與誰人睡夫人道我床安有他人睡姓英道為何床上有塊唾乾夫人道是我自唾的姓英

道只有男子唾可自下而上婦人安能唾得高我且与你同此睡着伸唾時之法英的唾得上去夫人的唾不得上法英再三追問終不肯言乃往魚池邊呼婢愛蓮問之愛蓮被夫人所囑答道沒有此事法英道有刀在此你說了則罪在夫人不說便殺了你丟在魚池中去愛蓮吃京乃從直說知法英听了便想要害死某妻又恐愛蓮後露醜言乃推入池中浸死本夜法英睡至二更謂妻道我睡不着要想些酒吃莫氏道如此便叫婢去煖來法英道半夜叫人煖酒也被婢女所訖夫人你自去大棗中取些新紅酒來我只愛吃冷的莫氏信之即起法英潛躡其後見莫氏以杌了襪脚向棗中取酒即從後提起双脚推入酒棗中去英復入房內頃刻開諒已浸死故呼夫人不应又呼婢道夫人說他愛酒吃自去取酒去許多時不來叫又不應可去看來眾婢起來尋之不見及照酒棗中婢云言道夫人浸死酒棗中了法英故作慌之狀擦衣而起京呀痛悼次日請莫氏

的兄弟來看人殮將金珠首飾錦綉衣服滿棺收貯因寄灵柩于嚴華寺夜令二親隨家人開棺金珠首飾錦綉衣服盡數刻起次日寺僧來報說夫人灵柩被賊開了劫去衣財法英故意大怒同諸出往看棺木果開衣財一空乃扶棺大哭而已再好把些銅首飾布衣服殮之因究寺中藏有外賊以致開棺劫財僧等皆京惧無措冬來磕頭道小僧皆是出家人不敢作犯法事法英道你寺中更有何人僧道久有一廣東珠客在此寄居英道盜久多是此輩即鎖去送具告補狀呈進知縣將繼修嚴刑拷打一番眾供供狀即繼修道開棺劫財乃不是我但此乃前生冤債甘愿一死即寫供招承認那時色公為代延法英即去面訴其情囑令即決繼修以完其事便好赴任色公乃取印繼修案卷夜間看之忽陰風颯上寒而心自忖道莫非耶犯此事有冤反覆看了數次不覺打困即夢見一了頭道小婢無毫杈推魚沼而死夫人養汗清宵打落酒棗而亡色公醒來乃

是一夢心忖道此夢甚怪但小婢夫人与開棺事無干只此棺乃莫夫人的明日且看何如次日吊邱繼修審道你開棺必有夥你可報來邱繼修道開棺事不是我但此是前生注定死亦甘心包公想昨夜所夢夫人酒裡亡之便問道那莫夫人因何身亡繼修道問得夜間在酒裡中浸死包公京异与夢中言語相合但夫人養汗這一句不明乃問道我已訪得夫人因養汗被法英知覓推入酒裡浸死令要殺你甚怒莫非与你有些麼繼修道此事並無入知惟小婢愛蓮知之聞愛蓮在魚池浸死夫人又已死我謂無人知故為夫人隱諱豈知夫人因此而死必小婢露言法英殺之滅口包公听了此言全与夢中相付知是小婢無故逼死故陰灵來告必項法英來相辭要去赴任包公為夢中的話遞与法英看英接看了不覓失色包公道閨門不肅一當去官無故殺婢二當去官開棺賴人三當去官更赴任何為法英跪道此事並無入知望大人遮庇包公道你自

幹事人豈能知但天知地知你知鬼知鬼不告我豈能知你夫人失節該死邱繼修姦人婦該死只愛蓮不該死若不淹死小婢則無冤魂來告當官亦有得做醜者亦不露出繼修自合放死豈不全美說得法英羞臉無目是秋將邱繼修斬首即上本章奏知朝廷法英治家不正殺婢不仁罷賊為民

趙奎客

話說江西南昌府有一客人姓宋名喬負白金萬餘兩往河南開封府取買紅花過沈丘縣寓曹德克家是夜德克備酒接風宋喬盡飲至醉自入卧房解開良包秤完店錢以待明日早行不覓開壁趙回楨孫元吉一見就起謀心設下一計声言明日去某處做買賣次日跟喬來到開封府見喬搬寓龔勝家自入城去了孫趙二人遂叩龔勝門叫宋喬來捕勝連忙開門孫趙二人腰間拔出利刀捉勝要殺勝急奔入後堂声喊強人至此

望後走出國楨元吉將喬良兩一却去投入城中隱藏在東門口喬回
龔宅勝將強盜劫良之事告知喬遂入房看良果不見了心忿不已暗疑
勝有私通之意即具狀告開封府包公差牒于李万拿龔勝到所審問道
這賊大胆已身同賊謀財罪該斬首分付左右拷打一番龔勝哀告小人
平生看經念佛不敢非為自來喬人家即刻遭強盜劫去良兩日月三光
可証小人若有私通粉骨碎身亦當甘受包公听了喝令左右將勝收監
官探消息一年無踪包公沈吟道此事這等難斷自己懶行禁中探龔勝
在那裡何如聞得他在禁中焚香誦經一祝云願黃堂功業綿七明伸勝
的苦屈冤情二祝云願吾兒李書合進三祝云願皇天保佑我出監夫婦
諧老色公听了自思此事果然冤屈又喚法千拘原告客人宋喬來審你
一路來可在何處住否喬答道小人只在沈丘縣曹德克家歇一晚包公
听了此言退堂次日自扮南京客同往沈丘縣曹德克家歇托買贖

套凡遇酒店進去飲酒已經數月忽一日同德克往景寧橋買套又過店
吃酒遇着二人亦在在中飲酒那二人見德克來与他拱手動問這客官
何州人氏克答道南京人氏二人遂与德克笑道如今趙國楨孫元吉復
利于倍克道莫非得了天財那二人道他兩人去開封府做買賣半月間
檢良若干就在省城置家買田數頃有如此造化包公听了心想宋喬事
必是這二賊了遂与德克回家問及方總二人姓甚名誰克道一個喚作
趙志道一個喚作魯大郎包公記了名字次日喚千收拾行李回府交令
趙虎帶數十疋花綾緞往省城借問趙家去賣趙虎人其家因楨起
身問客人何處虎道杭州人名松喬楨遂拿五疋緞來看問這緞要多少
價松喬道五疋緞要良十八兩楨遂將良錠三個計十二兩与訖元吉見
因楨買了亦引松到家仍買五疋給六錠良十一兩与之虎得了此良忙
奔回府報知包公將數錠良分付庫吏藏在匣內与別錠良同放包內喚

法干拘宋喬來審喬至所跪下色公將匣子良與喬看喬亦認得數錠云小的不瞞老爺說江西錠子青絲出少匣內只有這几錠是小人的望老爺作主万死不忘色公喚法干將喬收監急差牒老李万往省城捉拿趙國楨孫元吉又差趙虎往沈丘县拘趙志道魯大郎至第三日四人俱赴所前跪下色公大怒道趙國楨孫元吉你這兩賊全不怕我黑夜劫財坑陷美勝是何道理罪該万死好上招來孫趙二人初不肯招認色公即喚志道大郎道你說半月獲利之事今日敢不再訴那二人只得直訴其情楨與元吉俛首無詞從直供招色公令李万將國楨枷起細打四十喚出宋喬即給二家上座與喬發出美勝賞良回家務業支發放趙魯二人回去分付押趙國楨孫元吉到法場斬首自此民皆安堵

陰溝賊

話說河南開封府陽武县有一人姓葉名廣娶妻金氏生得貌似西施聰

明乖巧居住極僻處止屋一間少有鄰舍家中少繼席為生妻勤紡績僅可度活一日葉廣將所有良止有數兩之數留一兩五錢在家與妻作食用紡績之資更有二兩五錢往西京做些買賣營生次年近村有一人姓吳名應者年近二八生得容貌俊秀未娶妻室偶經其地親見金氏就有眷念之心隨即跟問近鄰知其來歷徒然自恃一計即討紙筆寫偽信一封入金氏家向前施禮道小生姓吳名應去年在西京與尊嫂丈夫相會交契甚厚昨日回家承可有信一封在此分付自後尊嫂家或缺用某當一在色足候兄回日自有世處不勞尊嫂費心金氏見吳應生得俊秀言語誠實又聞丈夫托其周濟心便喜悅笑容滿面而下各自眉來眼去情不能忍遂各向前披抱閉戶同衾雲雨已畢吳應乃笑道吾諒尊嫂與丈夫未必如此風流全氏道妾別夫君一載有既在日歡會自以為鬼戲今日與兄接戰力竟稱心自此以後全氏又在村僻無人管此閑事就如

夫妻一般並無阻碍不覓光陰似箭日月如梭葉廣在西京經營九載起
得白銀一十六兩自思家中妻單兒小遂即收拾回程在路曉行夜住不
消几日到家已是三更時分葉廣自思住居一間門似淺薄恐有小人暗
算不敢將良拿進家中預將其良藏在舍傍通水陰溝內方來叫門是時
其妻正与应欢宿忽听丈夫叫門之声即忙起来開門放丈夫進來吳应
亦得魂飛天外躲在門後候開了門潛躲在外全氏收拾酒飯与丈夫吃
畧叙久别之情食畢收拾上床歇宿全氏問道我夫出外經商九載不歸
家中極其勞苦不知可趁得些良兩否葉廣道良有一十六兩我因家中
門望淺薄恐有小人暗算未載帶入家來藏在舍傍通水陰溝內全氏听
了大京道我夫既有這多銀回來可速起來取藏在家無妨不可藏入外
處恐有知者取去葉廣依妻所告忙起出外尋取不防吳应只在舍傍窺
听葉廣夫妻言語听说藏良在被即忙起盜去葉廣尋良不見回与全氏

大開遂以前情具狀赴色公案前陳告其事色公看了狀詞就將其妻勘
何必有姦夫之情其妻堅意不肯招認色公遂發葉廣再出告示喚法干
李万私下分付汝可将告示掛在衙前押此婦出外枷号官賣其良还他
丈夫等候有人来看此婦者即便拿来見我上自有主意法李二人依其
所行押入門外將及半日忽有吳应在外打听得此事忙来与婦人私語
法李看見忙扣吳应入見色公色公問道你是什麼人吳应道小人是這
婦人親眷故来看他色公道汝既是他親眷可曾娶有內眷否吳应道小
人家貧未及婚娶色公道汝既未婚娶吾將此婦官嫁于你只要汝價良
二十兩汝可即備来秤吳应告道小人家中貧难以措辨色公道既二
十兩不出可備十五兩来吳应又告貧难色公道誰叫你看他若無
十五兩如今只要汝備十二兩来你何如吳应不能推辞即將所盜原良
換过十二兩上台色公將吳应發放在外又拘葉廣進衙問道你看此良

可是你的还不是你的葉廣認了又認回道此良不是我的原良小人不敢妄認色公又叫葉廣出外又喚吳應來問道我適間叫他丈夫到此將良給付与他口道他妻子生得甚是美貌心中不甘出要良一十五兩汝可快借前采秤兌領去不得有誤吳應只得回家色公私喚法李二人分付汝可跟吳應之後看他若把原良去銷汝可便說我分付其良不拘皇色不要煎銷就拿來見我法李領命直跟其後吳應又將原良上舖法李即以色公言語說了應只得將原良三兩完足色公又叫且出去又喚葉廣認之廣看了大哭此良寔是小人之物不知何處得來色公又恐葉廣妄認冤屈吳應又道此良是我庫中取出何得假認廣再三告道此良是小人時上着悅的老爺不信內有分兩可辨色公即令試之果然分厘不差就拘吳應審勘招供伏罪其良道完將婦人脫衣受刑吳應以通奸不溢杖一百徒三年復將葉廣夫婦判令放回夫婦如初

東洋圖書印